

第二講

1. 水城台北：大時代的畢業旅行終站
2. 「寂寞的人坐著看花」：寂寞與孤獨的分野
3. 現代懷古詩：來自北地的行吟者
4. 現代山水詩：北郊游踪
5. 自然與文明的張力：浪子麻沁
6. 詩酒風流與佛緣宿慧：從杜牧到柳永到鄭愁予
7. 民歌運動與小清新的起點：夢土與遠土
8. 現代詞的歌劇魅影：前現代的手感與語感
9. 鄭愁予傳奇與現代詩的黃金年代

閱讀材料：「定」「偈」「晨」「賦別」「情婦」「錯誤」「鄉音」「天窗」「水巷」「邊塞組曲」(殘堡、野店、牧羊女、黃昏的來客、小河)「邊界酒店」「崖上」「落帆」「夢土上」「水手刀」「船長的獨步」(鄭愁予)「遣懷」「贈別二首」(杜牧)「雨霖鈴」「八聲甘州」(柳永)

〈鄭愁予詩選〉

定

我將時間在我的生命裡退役
對諸神或是對魔鬼我將宣佈和平了

讓眼之劍光徐徐入
對星天，或是對海，對一往的恨事兒，
我瞑目
宇宙也遺忘我，遺去一切，靜靜地
我更長於永恆，小於一粒微塵

偈

不再流浪了，我不願做空間的歌者
寧願是時間的石人
然而，我又是宇宙的遊子
地球你不需留我
這土地我一方來
將八方離去

晨

鳥聲敲過我的窗，琉璃質的磬聲
一夜的雨露浸潤過，我夢裏的藍袈裟
已掛起在牆外高大的旅人木
清晨像躡足的女孩子，來到
窺我少年時的剃度，以一種婉惜
一種沁涼的膚觸，說，我即歸去

賦別

這次我離開你，是風，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念此際你已回到濱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
而我風雨的歸程還正長
山退得很遠，平蕪拓得更大
哎，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你說，你真傻，多像那放風爭的孩子

本不該縛它又放它
風爭去了，留一線斷了的錯誤
書太厚了，本不該掀開扉頁的
沙灘太長，本不開該走出足印的
雲出自山谷，泉水滴自石隙
一切都開始了，而海洋在何處
「獨木橋」的初遇已成往事了
如今又已是廣闊的草原了
我已失去扶持你專寵的權利
紅與白揉藍與晚天，錯得多美麗
而我不錯入金果的園林
卻惡入維特的墓地……

這次我離開你，便不再想見你了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我仍體切的踏著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情婦

在一青石的小城，住著我的情婦
而我什麼也不留給她
只有一畦金線菊，和一個高高的視窗
或許，透一點長空的寂寥進來
或許……而金線菊是善等待的
我想，寂寥與等待，對婦人是好的

所以，我去，總穿一襲藍衫子
我要她感覺，那是季節，或
候鳥的來臨
因我不是常常回家的那種人

錯誤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鄉音

我凝望流星，想念他乃宇宙的吉普賽
在一個冰冷的圍場，我們是同槽栓過馬
的

我在溫暖的地球已有了名姓
而我失去了舊日的旅伴，我很孤獨

我想告訴他，昔日小棧房坑上的銅火盆
我們並手烤過也對酒歌過的——
它就是地球的太陽，一切的熱源
而為什麼挨近時冷，遠離時反暖，我也
深深納悶著

天窗

每夜，星子們都來我的屋瓦上汲水
我在井底仰臥看，好深的井啊。

自從有了天窗
就像親手揭開覆身的冰雪
——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

星子們都美麗，分占了迴圈著的七個夜，
而那南方的藍色的小星呢？
源自春泉的水已在四壁閒蕩著
那叮叮有聲的陶瓶還未垂下來。
啊，星子們都美麗
而在夢中也響看的，只有一個名字
那名字，自在得如流水……

水巷

四圍的青山太高了，顯得晴空
如一描藍的窗……
我們常常拉上雲的窗帷
那是陰了，而且飄著雨的流蘇

我原是愛聽磬聲與鐸聲的
今卻為你戚戚於小院的陰晴
算了吧
管他一世的緣份是否相值於千年慧根
誰讓你我相逢
且相逢於這小小的水巷如兩條魚

殘堡 邊塞組曲之一

戍守的人已歸了，留下
邊地的殘堡
看得出，十九世紀的草原啊
如今，是沙丘一片……

怔忡而空曠的箭眼
掛過號角的鐵釘
被黃昏和望歸的靴子磨平的
戍樓的石垛啊
一切都老了
一切都抹上風沙的鏽

百年前英雄系馬的地方
百年前壯士磨劍的地方
這兒我黯然地卸了鞍
歷史的鎖啊沒有鑰匙
我的行囊也沒有劍
要一個鏗鏘的夢吧
趁月色，我傳下悲戚的「將軍令」
自琴弦……

野店 邊塞組曲之二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

啊，來了
有命運垂在頸間的駱駝
有寂寞含在眼裏的旅客
是誰掛起的這盞燈啊
曠野上，一個蒙朧的家
微笑看……
有松火低歌的地方啊
有燒酒羊肉的地方啊
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

牧羊女 邊塞組曲之三

「那有姑娘不戎花
那有少年不馳馬
姑娘戴花等出嫁
少年馳馬訪親家
哎
那有花兒不殘凋
那有馬兒不過橋
殘凋的花兒呀隨地葬
過橋的馬兒呀不回頭……」
當你唱起我這支歌的時候
我底心懶了
我底馬累了
那時
黃昏已重了
酒囊已盡了……

黃昏的來客 邊塞組曲之四

是誰向這邊馳來了呢
這裏有直立的炊烟
和睡意蒙朧的駝鈴

你也許是來自沙原的孤客
多情而爽朗的
邊城的孩子
你也許帶看被放逐的憂憤
摔著鞭子似的雙眉
然而，你有輕輕的哨音啊
輕輕地
撩起沉重的黃昏
讓我點起燈來吧
像守更的雁

小河 邊塞組曲之五

收留過敗陣的將軍底淚的
收留過迷途的商旅底淚的
收留過遠謫的貶官底淚的
收留過脫逃的戍卒底淚的
小河啊，我今來了
而我，無淚地躺在你底身側

沙原的風推不動你
你沉重而酸側的歎息
月下，一道鐵色的筋
使心灰的大地更懶了

我自人生來，要走向人生去
你自遙遠來，要走向遙遠去
隨地編理我們拾來的歌兒
我們底歌呀，也遺落在每片土地……

邊界酒店

秋天的疆土，分界在同一個夕陽下
接壤處，默立些黃菊花
而他打遠道來，清醒著喝酒
窗外是異國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鄉愁
那美麗的鄉愁，伸手可觸及

或者，就飲醉了也好
（他是熱心的納稅人）
或者，將歌聲吐出
便不只是立著像那雛菊
只憑邊界立看

崖上

虛無在崖上時，對著我
彷彿這樣歌著……
啊——
不必為人生詠唱，以你悲愴之曲
不必為自然臨摩，以你文彩之筆
不必謳歌，不必渲染，不必誇耀吧！

果真你底聲音，能傳出十裡嗎？
與乎你底圖畫，能留住時間嗎？

然則，即千頃驚濤，也不必慨賞
即萬里雲海，也不必訝贊
果真，啊！你底眼，又是如此的低微麼？
時序和方位，山水和星月
不必指出，啊！也不必想到

不必猜測，你耳得之聲
不必揣摩，你目遇之色
不必一詠三歎，啊，為你薄薄的存在
若是，朋友，你不曾透視過生命
來啊，隨我立於這崖上
這裡的————
風是清的，月是冷的，流水淡得清明

你當悟到，隱隱地悟到
時間是由你無限的開始
一切的聲色，不過是有限的玩具
宇宙有你，你創宇宙————
啊，在自賞的夢中，
應該是悄然地小立……

落帆

啊！何其幽靜的倒影與深沉的潭心
兩條動的大河，交擁地沉默在
我底，臨崖的窗下……
啊！何其零落的星語與晶澈的黃昏
何其清冷的月華啊
與我直落懸崖的清冷眸子
以同樣如玉之身，共遊於清冥之上
這時，在竹林的彼岸
漁唱聲裡，一帆嘎然而落
啊！何其悠然地如雲之拭鏡
那光明的形象，畢竟是漂渺而逝
我乃脫下輕披的衣襟
向潭心擲去，擲去——

夢土上

森林已在我腳下了，我底小屋仍在上面
那籬笆已見到，轉彎卻又隱去了
該有一個人倚門等我
等我帶來新書，和修理好的琴
而我只帶來一壺酒
因等我的人早已離去

雲在我底路上，在我底衣上
我在一個隱隱的思念上
高處沒有鳥喉，沒有花靨
我在一片冷冷的夢土上……

森林已在我腳下了，我底小屋仍在上面
那籬笆已見到，轉彎卻又隱去了

水手刀

長春藤一樣熱帶的情絲
揮一揮手即斷了
揮沉了處子般的款擺著綠的島
揮沉了半個夜的星星
揮出一程風雨來

一把古老的水手刀
被離別磨亮
被用於寂寞，被用於歡樂
被用於航向一切逆風的
桅蓬與繩索……

船長的獨步

月兒上了，船長，你向南走去
影子落在右方，你只好看齊

七洋的風雨送一葉小帆歸泊
但哪兒是您底[我]呀
昔日的紅衫子已淡，昔日的笑聲不在
而今日的腰刀已成鈍錯了

一九五三，八月十五日，基隆港的日記
熱帶的海面如鏡如冰
若非夜鳥翅聲的驚醒
船長，你必向北方的故鄉滑去……

〈楊牧作品選〉

遣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幸名。

贈別二首

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
春風十裡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柳永作品選〉

八聲甘州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
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
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妝樓顫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
爭知我、倚欄杆處，正恁凝愁。

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